

没有 背影的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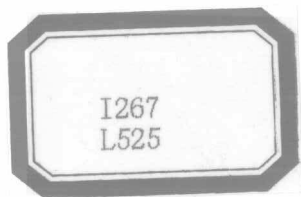
||| 新世代作家系列 · 散文選 |||



林幸謙 · 主編

没有 背影的一代

|||【新世代作家系列・散文選】|||



I267
L525

林幸謙・主編

尋找閃亮的名字

——新世代作家系列·總序

◎林幸謙

新世代作家系列中所銘刻的每一個名字，以及隱藏在這些名字背後的每一個人，都象徵著文學國度中某種遙望作家的心願，隱喻人生的某種宏願，張揚心靈的圖騰，同時也是開創生命歷程的鑰匙。

新時代的文學舞台

當代大學的教育，文科乃至文學，中文系乃至文學院，是否已失去時代的舞台？在商科與科技理學當道的時代，如何振興人文精神和文學道統？

回應時代的能力，成為文學最大的挑戰——也是中文系和文學院最大的時代挑戰。

中文系，和讀中文系的人，一直都在努力尋找新時代的定位和文化的新角色。從而面對了更為尖銳的問題：文學與人文精神是否失去了自己的戰場？喪失掉了屬於曾經輝煌的歷史舞台？

如果說文學／人文精神是社會的精神支柱，大學，就是推動和提昇的核心場所。如果說文學／人文精神是大學教育的靈魂，中文系／文學院或可以扮演推動和提昇的主要角色，佔有核心位置。

為此，我們必須有更堅定的意志和回應時代的智慧。



文學版圖的追尋

打從九六年秋我來到浸大教書，在整體校園各方面的努力推動與經營之下，近十年來，浸大學生在文學創作上取得很高的成績，幾乎橫掃了香港各大文學獎，包括向全球徵文的青年文學獎，表現可說極為特出——詳情參見書後所附浸大中文系同學得獎簡表。

在我的創作課裡，最初的幾年我會在最後一堂裡用這樣的幾句話結束我的講堂：畢業後，期望你們會繼續堅持寫作，開創香港文學的春天。

在同學們的掌聲中走出課室，陽光底下，我心底有一絲希望的欣喜，也隱含一縷黯然之憂。我不確定，這些學生當中有多少人會繼續提筆逆書，多少人又會堅持他們的文學理想。

現代都市化的社會，進一步將文學寫作的生活方式推向日常生活的邊緣，成為一項難題，導致許多人畢業以後不再動筆寫作。接下來的幾年，我慢慢不想在最後一堂課裡說類似的話了。除了極為少數幾個人以外，幾年下來我看到幾近所有畢業後的同學都消失了似的，很多深具才情和文學潛能的人，也都從文學的花叢影中消失了身影。或許，許多人都被「社會的黑洞」吸納了。不自覺地，他們，消失了，消失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在文學版圖上。他們，從此不再提筆寫作。文學，就像青春期的痘痘，發過以後就被遺忘了。

十年來，我看到不少當年自身年少的身影。其中許多愛好寫作熱愛文學而有才情的年輕人，畢業後都消失在「社會的黑洞」中，突然消失了，被吞噬掉了似的。這些被社會機制和文化環境所



吞噬的，不只是這個社會的年輕人，不只是才情者的青春，也不只是文藝青年所追求的梦想，更不只是當代社會的文化建構，也許，也吞噬掉一代人的心靈建構。

面對這樣的時代，「社會的黑洞」，是一個必須用括號括起來的概念；而另一個必須用括號括起來的，是我在教書生涯中的另一個「夢」。

夢想，一旦面向黑洞，我們需要更大的決心才能取捨，必須有更堅定的意志才能回應時代的挑戰，以及人生的召喚。因此，約在六七年前開始，我構思著如何可以為這些同學們長期出版文學選集和個人專書的計劃。然而，好幾年過去了，夢想終歸未能實現。至到這一天……

作家搖籃地

在浸大中文系，陳寶珍老師和我開辦了小說與散文的創作班，語言中心的胡燕青老師和朱少璋老師也開辦了新詩創作班和寫作班。此外，人文學科和英文系等亦開辦了其他相關的專業創作班課程。而在浸大的教授陣容中，至少有十餘位出版過各種文學專書的作家，在各項領域中得到各種文學獎項，富有影響力。除了文學院長鍾玲教授為知名作家之外，這裡請容我按筆劃不分名次列出浸會大學的其他作家：文潔華，周兆祥，吳淑鈿，陳仲禧，黃嫣梨，盧偉力，羅貴祥，羅菁等。這些作家身份的老師都在努力為新時代培育新一代的作家。

邁向作家之路，正是我為我的文學創作課程所敲定的理念。在浸大的文學創作課程中，我們不僅教導各種文體寫作，也指導



同學掌握兩岸四地(大陸、香港、台灣、星馬)、乃至海外等世界各國的文學和理論。我們不只是希望同學能在本區域揚名，亦能放眼海外世界文壇，成為心胸開闊、富有獨立美學思想和判斷智力的新一代主人。批評社會但不敵視社會，洞悉但不扭曲人性，而又能放眼四海。

文學創作課程的設計不只是為了促進同學的文學寫作能力，或加強文學審美與意象的感知能力，或者發掘同學自身內在的文學素質與潛能而已，同時也需注重心靈的成長、精神空間的開拓、自省能力的提升等等有關生命本體的各種元素，才能擠身文學的藝術殿堂。

在我十年的教研究生涯中，曾不自量力地想為文學尋找安身立命之地，為大學教育建立更開放性的教育理念。用文學理論的術語加以比喻，我們不妨把當代大學教育視為一種「開放文本」，教育文本就像文學文本一樣不可停留在傳統的封閉文本／固定意義的教育理念之內。其中，文學創作即可作為當代大學教育中最具備「開放文本」理念的基石，可以為大學教育建立更為多元的、開放性意義的教育空間，從而達到「鑄人」而不只是「鑄金」的教育目標。

在這理念上，我試圖實現這樣的一種教育構想：推動大學校園作為新世代作家的搖籃地。

這構想在幾年前香港電台製作的「大學之道」系列中的浸大專題中，已經提出。以中文系為基地，乃至文學院到整體校園，新時代的大學應可成為培養新世代作家的搖籃地；學院不能只是培養人才與學者，也要培養作家。這其實是中文系的傳統。五四時期以來許多名留青史的大學教授，很多都是文學界的巨人，現代文學的重鎮。



然而，今天的中文系乃至文學院，都已不再培育作家為重任，而是像其他學系／學院那樣變成學術機構，只培養所謂的專業人才。幾年前，當我專訪香港各大學校長時，更加深入明瞭大學教育中的有關教育理念。

幾年前開始，我為了設法加強中文系乃至整體學院的文學寫作風氣與基石，曾向中文系主任和前文學院長提出浸大應該成立駐校作家和出版學生文學選集的計劃，然而由於經費和校方所謂的「機制」問題而未能實現：校方要我尋找資金和設法建立駐校作家的「機制」，我只有知難而退。

直到零二年底我專訪新上任的浸大吳清輝校長時，在訪問之後他問及我的大學理念時，我向他提出文學主體的辦學理念，談到駐校作家的想法，沒料吳校長也抱持相同的理念而得到了確定的回應。不久，鍾玲教授來港接任榮休的黎院長之職後一年，香港大學院校中第一個正規的「駐校作家計劃」以及亞洲第一個「國際作家工作坊」正式展開。我想，我應該是其中最為振奮的浸大人之一。

如今，文學主體理念已列為浸大一項重要的辦學使命與目標。這在香港的大學教育中已經成為一種標誌性的大學理念。

而在駐校作家之後，我想，我或許應該再為新世代作家系列的構想進一步想想法子了。

新世代作家系列工程

來到浸會教書後的第三年，我計劃以「新世代作家系列」的概念出版一系列年輕作家的創作文集。計劃的原初構想主要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將出版各大學的文學選集。首先出版浸大的選集，然後再一步出版香港其他大學的文學選集。可能的話，也將出版在學院外成長的新一代寫作人的文集。第二階段，將推出這群新世代作家的個人作品專集，為其中較有才情的傑出青年出版個人專書。如此幾年下來，一本書接一本書一個作家接一個作家，很快就可以匯聚成文學新世代的力量。

這是我對香港文學春天的一季期待。我將有關計劃書寄給香港的一些基金會、文學界和商界的友人，也和幾間出版社談過，但最後都沒有爭取到具體成果。此外，我也向年長的文友前輩打聽，可有熱心於文藝的企業家或文藝團體願意資助出版。然而，在後資本主義的新時代面前，在商業掛帥的都市的腳下，這是一個脆弱之極的夢想，終於在金錢強大的壓力下無疾而終，一拖就是好幾年過去了。

嚴肅的文學書籍原本就已被許多出版商視為負擔，更何況出版未成名的作者文集，更被視為市場毒藥。當許多同輩中人在編選各種名家經典選集的時候，我卻反其道想要編選不知名的新人文集，不免引來不解的目光，認為我枉費心機。對大多數還未成名的新世代作者而言，這些青苗，這群有待茁壯的文學新軍，完全沒有受到重視。但我始終抱持一點最後的希望，相信最終會有人願意和我一起去完成文學春天與文學新世代的美麗夢想。

如果沒有這個新世代出版計劃，自然也會有少數幾個新一代作家脫穎而出。然而更多的人將消失在文學版圖上，失去一展身手的空間和機會。又或許，在以後的文學史上，這也只是一項沒有任何價值的出版計劃，然而，我始終相信這出版計劃有其象徵意義，不會只是我個人一個無望的期待而已。

前年我最終在我的家鄉馬來西亞尋找到一線「生機」，一間主力出版教育叢書的出版社，願意承擔出版的風險。而後得到浸大中文系蔡德允基金會的支持與贊助，最終敲定這項出版計劃。我在此向各有關方面表達最深的感謝。

這間總部設於馬來西亞的出版商，在香港設有辦事處。此一系列出版品，將發行到世界各地；除香港、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以外，計有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

如今，新世代作家系列在百難中終於出版了，讓我們為這一季文學春天的盛宴舉行一次洗禮的儀式吧。

文學 / 創作的藍色海洋

在我結束我在故國和異鄉的校園生涯後，我在浸大展開新一頁的人生旅程。在浸大，我開設了一班散文創作課。我特別為此課程取名為「作家工作室」，模擬作家寫作室的基調，以期讓同學更加有參與感和歸宿感。

我要求，工作室的概念就像生活的概念一樣，需要一心一意投入其中，全心全意的參與。

我要求，在工作室裡每個人都不是旁觀者，更不只是學習者而已，而是積極主動的參與者，充滿創意的作者。

我要求，同學們必須勇敢的跳入創作的藍色海洋。

我要求，創作者燃燒年輕的生命泉源，豐富自己的生命內宇，激盪波瀾。

事實上，文學創作課程和大學裡其他的課程有著某種本質的差異。這一門課程，乃和自我、心靈、心智成長與情感修養有密切



關係的精神活動／心靈建構。這一門課程不但要磨練語文和書寫表達的能力，亦需進一步認識自我的特質，以及探索內心世界的奧秘。通過文學迷宮的追尋與建構，更深一層建立我們和社會、文化、歷史等等領域的關係，從中審視社會、文化、歷史，乃至生命的意義以及人生脈絡的分佈圖。這一門課程，需通過獨一無二的視角和語言風格，通過獨樹一格的情感表達模式，以及和獨有的文學意象，為自己定位——這不只是文學書寫意義上的、更是生命本質上的價值建構。

說到底，寫作是自我和外界關係的一種另類表白。我們的生命，就像文學作品一樣，若不是恆永的煙花、就是短暫的文本。在文學創作的世界裡，所有的書寫者都將經歷一種與現實不一樣的、相像的虛構人生，文本意義的人生。通過文學創作，重新改寫現實的生活文本，而在創作中在精神領域上在文學版圖裡重新生活一次，或者無數次。

若人生是我們不可更改的大文本，文學書寫中我們所建構的作品足以成為自身命運的終極文本：寫作，讓我們更懂得閱讀人生和命運，更懂得生活，甚至重新再活一次。

文學創作因而成為我們的精神生活，一種藝術化的生活形式：用文學的形式尋找生命的春天，一種青春的見證，見證人生的美與不美，及其他。在這裡，書寫者為自己的人生尋找適當的詞彙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內心夢幻，和其他。

但是，文學寫作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作家工作室中，我看到同學顯露出各種真實的情感。在課堂中，我沒忘記同學將她們的生日慶祝會安排課程休息之間舉行，與我分享她們的人生。我沒忘記和同學一起共同經歷的各種快樂與



苦惱。我見過同學在我面前傷心流淚訴說寫作的苦惱，也分享了同學所經歷的各種酸甜苦辣，怨言與快樂。這些年來，前後有幾位同學私下告訴我，我的寫作打亂了他們的生活，成為魂牽夢繫的一個重心。

重新翻開多年前我為人文學科專業寫作組畢業文集所寫的序文，我再次記起許多共同的時光。十年來，從事教導文學寫作課程，讓我再次看到往昔大學生活的年少側影，感到大學年代重現眼前，文藝少男少女重回學院，踩踏著光輝璀璨的青春舞步。我看見，大學時代的我的影子落在許多年輕人的身上，在少男少女的青春舞步中繼續追尋我當年的理想。我聽見，影子背後所發出的各種聲音，聲音中含有色彩繽紛的幻影，複雜而又簡單的情感語言，紛至沓來，紛飛。

藍色的文學海洋，允許我們借喻詞句的方式虛構另一種想像的生活與人生。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之外，用文學的譬喻構築另一種精神世界與情感生活，邁向作家的願景。

邁向作家之路

收在本系列中的文章，是這些文學愛好者的創作結晶；其中有些未必是他們最好的作品，許多更好的作品已經出版，或得獎收到相關的文集中了。此外，還有許多人沒有聯絡上，我期望以後的選集，將會有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第一階段首先推出浸大同學的小說、散文和新詩等三本文集；而這些浸大同學之中，亦包括了國外／中國大陸的交換生。付諸現實後的新世代作家系列出版計劃，應該不能保有原初的完美構



想，而只能出版其中一部份系列。然而只要情況許可，日後將會推出更多系列文集。

這一系列新世代作家文集，標誌著當代文學的期許和掌聲，足以帶來驚喜的目光，但因為是文學新手，也允許其中存在某些缺失和不完滿。所有不完善之處，以後將力求改進。

人部首和女部首的新世代作家們，在文學的荒野中，他們與她們，都是無親無故的開荒者，社會的邊緣人。這些文學青年，是文學意念的探險者、文字符號的魔術師，同時也是心靈領域的建構人。凡經由文學通道進入內心精神領地到達現實世界而最終佔有一席文學之地的，都要有堅強的意志，強大的追尋熱情與信念。

大學校園，這一片文學樂土，美麗而荒涼，富饒而又質樸；或許是文學的最後樂園，也許是新時代舞台上最後的文學推手。

大學校園，這一塊文學的潤土，新世代作家的搖籃地，將為華文世界帶來更多更豐盛的文學春天。

文學的青春。青春的文學。文學的時代。允許了，這群文學青年寫出新世代內心的新時代。

有一天，你們的名字將閃亮起來。

你們之中，有一些人已盛有名氣，得到文學獎的也大有人在，有朝一日，也許在文學界，也許在文學以外的領域，你們會擁有，閃亮的名字。

向未來的文學家表示敬意

——《新世代作家系列·散文選》序

◆古遠清

林幸謙先生主編的新世代作家系列叢書，其中〈散文選〉終將和海內外的華文讀者見面。我為主編有魄力、有信心出版這套書感到由衷的敬佩。筆者與主編同行，也教過多年寫作課，但我從來沒有過這種設想，更不敢奢望自己的學生能成為文學家——雖然我供職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也出過風靡一時《老鼠愛大米》的詞曲作者，但我不敢認這位學生，這倒不是因為我可能沒有直接上過他的課，更重要的是我教的都是魯迅、余光中之類的嚴肅文學。

我主要從事嚴肅文學研究，偶爾也寫點出訪遊記，對散文創作也算沾了點邊。懷著向同行學習的心情，我愉快地打開這套新世代作家叢書，馬上被林幸謙「總序」中的一段話擊中了：

大學校園，這一片文學樂土，美麗而荒涼，富饒而又質樸；或許是文學的最後樂園，也許是新時代舞台上最後的文學推手。

這裡說大學「或許是文學的最後樂園」，真使人感慨良多。當下不僅在香港，而且在內地，一切都在「向錢看」，我們這裡許多人已由「為人民服務」蛻變為「為人民幣服務」。在這種商風勁



吹的情勢下，莘莘學子最看重的是財經、政法這類熱門學科，普遍認為學文學當作家沒有出息。他們就似《老鼠愛大米》那樣，酷愛能給自己畢業後帶來大量財富的專業。我供職的大學設有人文學院、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可買私家車、購別墅的老師差不多都出自會計學院、金融學院、經濟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外加法學院。這就難怪我在學校開文學講座，聽眾遠不如股票開講人山人海。所以，林幸謙先生說大學是「文學的最後樂園」，也許是過於樂觀了，這「樂園」過些時恐怕也很難守住了吧。

林幸謙先生在「總序」中還有一段頗動情的話：

大學校園，這一塊文學的潤土，新世代作家的搖籃地，
將為華文世界帶來更多更豐盛的文學春天。

文學的青春。青春的文學。文學的時代。允許了，這群
文學青年寫出新世代內心的新時代。

有一天，你們的名字將閃亮起來。

把大學視作「新世代作家的搖籃地」，這是一種教育觀念的變革。以兩岸三地高校中文系為例，從北京大學至普通高校的長官，均聲稱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學府不是作家的搖籃，文學院只培養文學研究工作者和教師，可香港浸會大學從學校到院系各級領導，都樹立了突破傳統局限的新的教育理念，認為新時代的大學可成為培養作家的搖籃地，即認為中文系既可培養研究型人才，同時也可以培養小說家、散文家、詩人。這使我想起安格爾和聶華苓夫婦主辦的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工作坊」所設的文學創作專業，學生可以憑小說或詩歌、散文獲得碩士學位。浸會大學承傳了

這個傳統。從這本散文卷中，我看到了這種新的教育觀念所結出的豐碩果實，看到了「青春的文學」與「文學的青春」向我們走來，並為這群浸會學子寫出的優美動人的散文所感動。如許倩藍的〈神的孩子在跳舞〉，用喜悅與悲傷交織的格調，寫「生命綻放，宛如手掌心中盛開的花朵」，以令人感動的博愛與仁慈，書寫一位女孩冷靜地享受孤獨的心境，藝術地表現了曾是校園中的希臘女神工作後對新生命的渴求和期待。黃偉漢的〈從上海賓館回家〉，不囿於寫蜃樓般的夜色和明滅的光波，而是另闢蹊徑，從都市的喧囂中思考繁華是否必然帶著濃郁的悲愴，純樸為什麼會與腐朽共存於一個國度這類問題，從而增強了作品的思想力量。

在1990年代，內地出現了一種清麗有餘、沉雄不足的「小女人散文」。本來，20世紀末的文學受商品經濟的影響，走向世俗化是一股潮流。散文中說酒，談茶，講吃，講穿，談遛狗、遛馬，談鬥雞，再談打卦說相面，談鬼神說扶乩，一時簡直成了創作主流。但文學發展是多元的，讀者的需要也是多樣的。當他們讀厭了「擺弄一點新潮，手持‘味道好極了’的雀巢咖啡，作津津有味狀」一類世俗化的作品後，就需要換另一種口味，而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的問世，正好適應了這種文學轉型。可「文化大散文」流行一段時間後，逐漸淪落為在風景中講述典故，在典故中感嘆，在感嘆中引發出哲理的模式。浸會學子周宇恆寫的〈旺角的孤寂〉雖屬文化散文，但不是「大散文」，作者不追求宏觀敘事格局，更沒有在風景中講述典故。作者寫二手唱片店尋找感性和回憶的人群，寫東岸書店的彼岸，不是故事加詩性語言外加文化感嘆這條流水線生產出來的，而是以新的審美經驗書寫現代都市文化生活，恢復了文化



散文的真實感，充滿了人文的溫情，為具有香港特色的散文寫作作了有益的嘗試。

真實是文學藝術的生命。這話看似老生常談，然而要做到可不容易。不管人們對散文能否虛構以及虛構的空間有多大存在著許多爭論，作為有責任感的作家，總要在自己的作品中記錄和傳達時代的變遷，展現人們的命運糾葛及其帶來的憂喜悲歡。〈散文選〉的作者正是這樣做的。在他們的作品中，平民化的表述中沒有文化名人那種唯我獨尊的心態和特權意識，有的是瀟灑出塵、平易近人，與讀者平等對話的日常姿態。如劉偉成〈沒有背影的一代〉中出現的媽媽和爸爸，平凡得就好像生活在我們中間。作者沒有把自己的親人刻意打份為可親復可敬，可愛復可羨，完美得如同超人。作者對朱自清〈背影〉的評價客觀公正，沒有溢美之詞，作者通過自己的所見所聞去印証這篇經典散文的存在價值，顯得有說服力。

目前散文創作中另一不良文風是迎合市場的需要，為經濟效益捨去了作品的真實，同時也放逐了作家的真誠。「散文選」的作者，其寫作動機本來就單純，他們不曾想過靠寫作去謀生，更不敢奢望靠賣文去發財，因而用不著靠感官刺激、視覺愉悅去吸引眼球。像傅秀娟〈榭寄生〉和另一位作者寫的〈斷章六題〉，不寫官場，不寫商戰，不寫警匪，只寫陽光下的一株榭寄生，只寫錯落在黑鍵與白鍵之間的彈鋼琴手指，以及寫名字，寫拼圖，寫電梯，寫落葉，總之是沒有劍走偏鋒，沒有旁門左道，更沒有帥哥靚女的大展，可這並沒有降低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同樣，有溫情沒有矯情，有親情沒有煽情，有愛情沒有色情的〈博愛醫院的大樹〉、〈地下隧道裡的年輕女生〉、〈邊緣者之歌〉等等散文，或質樸，或典雅，或雄美，或陰柔，無不飽含著生活汁液的傳神描繪，呈現出讓人激

動的文本氣質與韻味。這說明浸會學子耐得住寂寞，自我生活和創作領域的堅持守護，所以才沒有閹割作品的真實性。

浸會大學的文學創作有悠久的傳統。從1960年代的徐訏到現在的鍾玲、林幸謙，都是馳名海內外的華文作家。在這些名師的薰陶和帶領下，他們不「害怕寫作」，在學餘辛勤筆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自然不能說已達到很高的水平，但我充分相信浸會學子提供給文壇的就是希望。在這裡，筆者要向這些未來的文學家表示敬意，希望他們能持之以恆，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豐富校園文學，以自己閃光的名字邁進香港文學之林。

2006年9月底于武漢